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八

項羽本紀第七

史通曰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君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又曰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　又曰項羽立傳而以本紀

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
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
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
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
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
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
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
之駢拇雖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
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
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

嗤　容齋隨筆曰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王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

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伐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為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習學記言曰古書之於聖賢皆因事以著其人未嘗以人載事項藉雖盜奪然文字以來以人著事最信而詳實始于此如初起時二十四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書足記姓

名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乃教籍兵法不肯竟學楚漢間頗用此例推觀不知古人之材與沒世之材何以教何以成就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為雄强遷欲以此接周孔之統紀恐未可也

字羽

黃氏日抄曰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疑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梁拾其口曰

史詮曰宋本無曰字

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凌稚隆曰按秦時會稽治吳故云吳中子弟

廣陵人名平

楊慎曰名平上有廣陵人三字以别于東陵名平也　愚按水經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荆國十一年為吳城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此紀言廣陵者蓋史家追書之也

軍彭城東

通鑑地理通釋曰彭城徐州之縣故大彭國
春秋時宋封魚石
楚雖三户亡秦必楚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户猶足以亡秦也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後項羽果度三户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讖
金姓曰按三户只依瓚說為是作地名解便
滯後兵渡三户亦偶合耳正義曲為傅會於
本文雖字意終隔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徐孚遠曰當始皇在時項燕已立楚後昌平
君蓋亦以南公之語亡秦必楚也但非其時

耳項梁成父之志立楚後是其分也

宋義乃諫項梁

凌稚隆曰按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

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金姓曰按此處云餘耳皆走入城下云餘軍於外豈入而復出耶張耳陳餘傳云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則餘固未嘗入城也蓋下文陳餘為將句與此處王相二句照應此處陳餘為將句當是刊落未盡耳

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日知録曰言蝱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

徐孚遠曰田榮與項梁有隙梁死楚弱宋義欲結援於齊以子相之非失策也然榮與項氏相怨宋義又與項羽不平義子相齊疑欲圖項氏也故羽先事殺義而以反楚為名

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仁和趙一清著蒲將軍非棘蒲侯論曰楚漢

之際有蒲將軍者始與當陽君皆屬項梁於淮梁敗沒又屬羽羽使將卒二萬渡河擊秦以解鉅鹿之圍于是虜王離殺涉閒降章邯轉鬬河北厥功最鉅暨後英布分王九江而蒲將軍終不顯名於代近者吾郡馮景嘗著蒲將軍考謂即棘蒲剛侯陳武吾未敢以為然也按史記項羽本紀云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羽此自更有蒲將軍韋昭曰蒲姓也是英布與蒲

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服虔以為英布起蕭非也秩合三說如章實優又高祖本紀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瓚曰柴武以將軍起薛别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從項羽高祖同為楚懷王將懷王命羽救趙高祖扶義伐秦約先入關者王之一向魏北一出荆南未嘗合兵而前也特是時中原逐鹿賢臣

擇主蒲將軍既屬於項棘蒲侯亦屬於劉羽破秦軍于趙高祖方困躓於豐沛之間則蒲將軍自當從羽秉勝逐北鼓行而西乃反涉河南下以與高祖遇高祖於羽嫌隙未形卒要其將又奪其軍頓成疑貳以速怨尤函谷留兵悔斯暮矣鴻門入謝羽詎忘之揆時度勢其然乎其不然乎況羽諸將如范增龍且鍾離眜大司馬咎長史欣等素所親任雖殺身終不畔渙即懷首鼠之端欲逞飢鷹之志如黥布者漢使隨何說之尚趑趄猶豫迨

擊斬楚使而後決而謂羽方強盛威震諸侯
名聞天下蒲將軍又建業同心之佐遽肯背
之即漢烏有是耶觀于此而蒲將軍之非棘
蒲侯明甚至于英布得封而蒲將軍不主或
渡河以後伐不多於布或先已死亡而爵賞
弗之及要皆無足疑者　又曰按宋吳仁傑
兩漢刊誤補遺云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棘蒲剛侯陳武也宜為剛
侯武師古曰此史失其名不當改為剛侯武
以為懷王將無所據仁傑謂剛武侯自是一

人固不可改為陳武若曰陳武為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按項籍傳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為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為陳武故謂陳武為楚將無據則知馮說蓋本於此然此顏是而吳非者史記蒲將軍注服虔如淳韋昭皆莫能定指為何人遂以棘蒲侯當之似誤而陳武之非楚將臣瓚之說可證也其救鉅鹿與救東阿原屬兩

人兩事亦非史遷誤書者斗南又以羽軍入
至戲西沛公軍霸上相距不遠棘蒲侯功狀
在是蒲將軍功狀亦在是適有合者而不知
其進兵時已有河南河北之分安得朝楚暮
漢如淮陰曲逆輩之去就綽如若武者殆楚漢
春秋所云柴將軍其人耳孟康音蒙以剛武
侯為剛侯武或者謬其改易舊文師古謂史
失其名正爾缺疑重又駁之吁過矣

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

凌稚隆曰按楚漢春秋云沛公西入武關居

于霸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羽項羽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軍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項王按劍而跽

楊慎曰按劍而跽言操劍按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跪也　金甡曰按古坐皆屈足向後而臂加焉將起挺身則與跪無異矣故立而跪致敬也屈伏也坐而跪致敬亦有之項王猝見非常作將起之勢非長跪致敬也索隱之說固非楊慎之解亦未明盡　又曰屈足

而坐管寧所以容膝處皆穿也侯景好垂脚坐則今時坐法六朝尚未通行也孟廟有小石象是古時坐法不知者以為跪象耳

以待大王來

日知録曰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

達古今者矣

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輙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内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難盡信哉　徐孚遠曰漢祖脫身至軍滂陽疑之固當然　觀史記敘漢人飲中坐多有更衣或

如廁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當時之飲與今少異又聞有良駿行四十里而酒杯猶温者漢祖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遷誤也　郃泰衢曰應劭曰霸上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繆更名曰霸霸上者霸水上也東至霸城十里即芷陽也文帝之霸陵也戲下戲水下也在新豐東北三十里又東北十七里為鴻門又十三里為戲水兩軍相距自鴻門至新豐十七里新豐西五十五里為霸城又十里為霸水相去計七十七里

若伯之夜馳夜去則一百五十四里矣沛公
且日往謝亦七十七里矣今曰相去四十里
間道二十里者何也吾以為項伯私良沛公
因且知之得以自解于羽旦日往謝羽增意
終未釋也而良噲在側一智一勇恐倉卒未
能得志且恐在坐之不免于噲也因賜之酒
而遲之追莊入舞劍沛乃間道留良入謝增
乃始悔不決而起撞玉斗耳若夫盾仆衞士
按劍而跽伯蔽沛公至軍始入謝與伯之具
告項王皆浮詞也

關中阻山河四塞

通鑑地理通釋曰韓生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雍錄云此說未盡顏氏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其說是也正義東有函谷蒲津西有散關隴山南有崤山武關北有蕭關黃河在四關中故曰關中

巴蜀道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巴蜀秦二郡苴蜀相攻秦使張儀司馬錯取蜀譙周曰苴今之巴郡也

正義曰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伐蜀滅之因滅巴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太史公曰巴蜀四塞棧道千里唯褒斜綰轂其口在漢中

王巴蜀漢中

通鑑地理通釋曰元和郡縣志漢中屬楚秦惠文王取漢中地六百里為漢中郡後漢注故城在今梁州南鄭縣東北輿地廣記房金

洋州興元府索隱云在楚之西北漢水南漢中地形襟要高帝始基于此用能定三秦

都南鄭

水經注曰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王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内有小城南憑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漢所脩築

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滎陽漢屬河南今鄭州滎陽滎澤二縣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范雎說秦昭王曰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呂氏曰滎陽成皐自春秋以來常為天下重地由秦而上晉楚于此而爭霸由秦而下楚漢於此而分雎雄天下既定七國淮南衡山之變猶睥睨此地而次成敗焉東都以後言形勢者及之者鮮矣人事既改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地理志成皐亦名制滎陽故虢國則成皐滎陽皆東虢地

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

通鑑地理通釋曰元和郡縣志鄭州滎陽縣京水出縣東南平地索水出縣南三十五里小陘山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即鄭京城大叔之邑古大索城今縣治左傳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小索城縣北四里

漢敗楚

徐孚遠曰按此總敘漢兵敗之後稍能自振不必一時事也

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

凌稚隆曰按是時陳餘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見張耳韓信傳

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通鑑地理通釋曰書仲丁遷于囂詩搏獸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秦建敖倉於成皋太康地理志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小上臨河有大倉孟康注康呂氏曰滎陽成皋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典巨橋盈而殷喪成皋溢而秦亡宋武北征記秦時築倉於山上漢高祖因敖倉傍山築甬道下汴水河南府河陰縣本漢滎陽地三皇山亦曰嶅鄗山上有三城即劉項相持處

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水經注曰泗水又經亞父冢東今彭城南有項羽掠馬臺臺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

從城西門出走成皐

通鑑地理通釋曰成皐漢河南之縣故虎牢地理志注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虎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虎牢郡縣志河南府汜水縣後屬孟州古東虢國鄭之制邑漢之成皐隋改汜水曰項羽使曹咎守之漢王破之成皐故關在縣東南二里通典云後漢置關春秋襄二年遂城虎牢十年戍鄭虎牢胡

氏春秋傳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
皐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
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
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
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
又曰輿地廣記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有
汜水關東南有成皐故關西南有旋門故關
陸機洛陽記洛陽四關東有成皐關在汜水
縣東南二里

項王燒殺紀信

魏書地形志齊郡昌國有紀信冢滎陽郡滎陽又有周苛紀信冢　徐昌祚燕山叢談曰定州城東三十里有固城父老相傳云是漢高祖築以封紀信後者漢書年表不載紀信所封後世因以為漢祖薄於報信果爾則為史氏之誤但未有實證耳　史通曰敘事之體有惟書其事跡而人品可見者史記稱紀信為項羽所圍代君而出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義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也

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

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

歸有光曰按漢高紀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臯而引兵定梁地漢破咎兵汜水上復取成臯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叚若漢先取成臯楚無緣得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水經注曰今名具壇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絶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土

婁煩精魄喪歸矣

至㽵下

水經注曰汶水又東南流於汶縣故城北縣

有㽵下聚

至東城

水經注曰池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

故城南

江東雖小

邱光庭兼明書曰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

多以為淅江之東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

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即蘇州也故漢書稱羽避仇于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守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為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即今蘇州也羽殺賈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正義曰括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東縣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

水經注曰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

及羽背關懷楚

日知錄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

史通曰太史公贊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闕所謂事無重出者止此類也

辨惑曰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

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
事遂疑其為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
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
遠裔乃必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
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
宜講也夫舜以玄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試
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
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累興者
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禹之成功亦應累等
奚其不旋踵而勦滅也還資輕信愛奇初不

知道故故其謬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為美談皆史遷之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當為天子曰作亂而伏誅亦本此誤之也悲夫　愚按荀子非相篇堯舜蓋參眸子此周生之所本不自史遷啟也路史後紀曰堯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大傳言舜四童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内富昌元命苞云舜重童子是謂重原上應揖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

成法出言成章
號為霸王近古所無

習學記言曰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左氏載傁瞞三人皆為諸侯所誅蓋是時先王之餘政猶存負力桀悍者終不得自肆如項羽氣力不過長狄而不幸遭世大壞遂橫行至此遷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

史記疏證卷第九

高祖本紀第八

習學記言曰述高祖神怪相術太煩而妄豈以起閭巷為天子必當有異耶契稷仲衍皆上古事不可考闕之而已班彪遂謂體貌多奇異語尤陋矣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若捨其德而以異衆愚俗則民之受惑者衆矣惜乎遷筆之未精也　辨惑曰紀稱劉季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

唯於文體為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為是　徐孚遠曰篇首書高祖追稱之也及敘其始事則稱劉季及得沛則稱沛公及王漢則稱漢王及即皇帝位則稱上此史公用意縝密處

姓劉氏索隱曰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即遂以虞為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索隱之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豢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

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自太史公啟之

字季索隱曰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愚按緯書起於哀平則漢時本以季為高祖之字宋書符瑞志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母曰劉媪索隱曰皇甫謐曰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含始遊洛

池生劉季今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
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
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
泚數古人未聞耶記異見於何取實也
容齋三筆曰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
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
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媼廟碑亦云姓
溫氏則指媼為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
載三更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
外泗州亭長碑昭然且載外族溫氏蓋不根
誕妄之說
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宋書符瑞志曰昭靈后遊於洛池有玉雞銜
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
又寢於大澤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
皇視之見蛟龍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索隱曰鄒誕貰音世與字林聲類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貰賖也說文云貰貸也臨淮有射陽縣漢書功臣表貰陽侯劉纏而此紀作射陽則貰亦射也
師古曰貰賖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
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
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

借亦猶緬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

縱觀

楊愼曰常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時則縱民觀故曰縱觀

試

如父言不敢忘德

辯惑曰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夜

乃解縱所送徒

西京雜記曰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䛸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肝牛肝

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
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壺
乃前拔劒擊斬蛇
西京雜記曰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
玉璽高祖斬白蛇劒劒上有七采珠九華玉
以為飾雜厠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
景猶照於外與挺劒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
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輙有風氣光彩射
人　古今刀劍録曰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
年於南山得一鐵劒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

書郎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

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當漢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黃氏日抄曰白帝子注謂指秦葉碧庵先生以為西楚　徐孚遠曰沈休文以為白帝金也金生水白帝之子水赤帝火也火生土赤帝之子土也然則秦自謂水漢自謂土不為失也失在誤以赤帝子為赤帝也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

辨惑曰珍字不安漢書改為奇是矣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史詮曰此明是兩周市故下加魏人以别之

楚獨追北

凌稚隆曰按項梁與田榮同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而榮即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

金甡曰按長安之封羽紀未載

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

凌稚隆曰按沛公西入關道碭當是時與羽分道令離楚軍出兵於秦軍破一軍之下則於楚漢與彭越俱攻秦矣此太史公失考前後處漢書補年月別之良是　史詮曰監本與杠里屬上句誤也時秦軍屯杠里漢軍亦屯杠里與之對壘故曰夾壁破魏之魏當作秦漢書魏作其是也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史詮曰楚軍疑即項羽救趙之兵非沛公兵也是時王離圍趙鉅鹿在河北沛公軍杠里

在河南南北兩地不相及何由出兵相擊乎則破王離為項羽明矣漢書削去此十字良是

至丹水

水經曰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南過𦙶縣南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汋　注曰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也

冃襲攻武關

通鑑地理通釋曰左傳哀四年楚人謀北方

司馬起豐析以臨上雒使謂陰地之命大夫
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杜氏注少習商縣武
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商縣漢屬弘農郡後漢屬京兆
晉屬上洛郡隋改為商洛縣郡縣志商州即晉陰地也史記貨殖傳南
陽西通武關鄖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在析西百七十
里郡國志在南陽析縣西析今鄧州內鄉縣地理志漢中長利縣有鄖
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京相璠曰少習楚通上洛阸道
也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歷少習郡縣志武關在商州商
洛縣東寰宇記東南九十里括地志同即少習也楚懷
王三十年秦昭王遺懷王書願會武關詐令

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至則閉執之以
歸楚世家秦兵出武關攻楚取析十五城漢元年八月沛公攻
武關入秦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三年五月轅生說漢王出武
關又七國反周亞夫擊之趙涉說曰從此右
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
戰國策即墨大夫見齊王曰鄢郢大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武帝紀太初四年
冬徙弘農都尉治武關與地廣記商洛縣東有少習秦
謂之武關賈誼新書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
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田祿伯說吳王願得五萬人入

武關淮南王安曰發南陽兵守武關延岑自武關走南陽林氏曰春秋時武關晉地非秦有也秦未得武關故不可以制楚穆公之世秦伐鄀與楚爭商密商密近武關呂氏曰沛公圍宛定南陽至丹水還攻胡陽攻析酈皆降攻武關入秦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至藍田遂西入咸陽此高帝入關所歷也王氏曰臨晉以限東諸侯武關以限南諸侯函谷以限河北沛公南出轘轅略南陽然後引兵而西則其破武關而入秦皆南境也晉桓溫伐秦步兵自淅州趣武關大康地理志光關在武關之西法言武問義

帝初據劉龕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也荆州記曰武關西北一百二十里有商城漢為商縣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徐廣曰三十二縣

愚按漢書高紀云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

殺義帝江南

史詮曰漢書在二年十月

殺龍且

史詮曰漢書在四年十一月

齊王廣奔彭越

史詮曰本傳信虜齊王廣田横奔彭越本紀誤也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愚按此三句疑衍下文重出可証

漢果數挑楚軍

史詮曰宋本楚軍下有戰字

罷十也

史詮曰宋本無也字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徐孚遠曰黥布稱為武王本傳不載未知何
所承當是叛楚以後未歸漢以前假為此號
猶項羽自稱霸王耶
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
者
僥思班馬異同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未下
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汲汲赴
要害擣虛邑耳此家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
耳而過閉自保得敵去為幸何暇追襲此兵
家勝筭也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

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意獨宛強大追鄗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餘者謀之非宛計實漢計也

正月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既皆大初正歷七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比本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之他皆故此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稱元祀卜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

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建寅月為四月非是

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

卲泰衢曰張良世家六年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劉敬傳五年說上都關中五年六年紀傳互異吾以為六年是也六年十二月偽遊雲夢執楚王信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入治秦中蓋以一時之事故也然改七年長樂宮成九年未央宮成置酒未央前殿蓋其先尚居櫟陽而帷營宮室于長安耳十年七月太上崩櫟陽宮從可知矣今曰是日駕入都關中

者非也在櫟陽非長安也

十月燕王臧荼反

凌稚隆曰按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

後事當屬次年

高祖雖子人主也

辨惑曰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玄辨之誠中

其病漢書改為皇帝是矣

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

陳子龍曰信罪未見而執之恐天下不服故

下赦令以安諸侯之心

秦得百二焉

楊慎曰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比例如云單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　日知錄曰古人謂倍為二孟子卿祿二大夫秦得百二焉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西京雜記曰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

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闥凡九十五

更命酈邑曰新豐

西京雜記曰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

大事記曰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為代王盖子長遊歷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若此類非一漢書多攺之班氏所未達也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爾　辨惑曰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楚隱王陳涉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擇負芻之兄

金姓曰丘字相連始皇本紀云陳勝自立為楚王月表云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陳涉世家云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索隱乃截楚隱王三字另作一人而楚無此王則以幽王當之殊屬牽強且幽王亦名悍不名擇也或以大國為疑則燕韓業已不與安見楚之必不可遺哉

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謚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大十三

金牲曰 按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

金牲曰灌嬰之屯滎陽本傳不載唯見此處與陳丞相世家亦不言其所以當是燕代未盡平而淮南初定故留嬰關外彈壓耳本傳以齊王起兵嬰屯滎陽事為重故略此一屯祗附見他處也

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白虎通曰三王之有失故主三教以相指受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
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
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
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
始窮則反本　孔穎達表記疏曰按元命包
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
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
敬其失鬼故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
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
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習學記言曰益贊于禹以惟德動天伊尹言
暨湯咸有一德周人稱文王之德至矣有是
德也則有是政也而太史公乃謂三代之政
忠敬文若循環漢救以忠為得天統是遷於
禹湯文武皆望其藩牆而不即者也為治既
如彼而言治復若此世道所以有汙而無隆
歟哀哉

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朱子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
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 至高 紀

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
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
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
之禹湯

史記疏證卷第十

呂氏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后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豈得全没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為

鄭樵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盗乎　黄氏日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殘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内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為漢臣子特微辭見意爾

田藝衡曰一紀之中前稱呂后後稱太后

又稱高后乃子長疎略處　金甡曰按呂后稱制固在孝惠崩後然自元年有戚姬之事帝遂淫樂不聽政則此七年中亦皆后所鉗制也史公專紀雖不如漢書得體然正自得情

詔賜酇侯父追謚為令武侯

史詮曰史誤也漢書表酇侯父澤高帝六年封周呂侯八年卒謚令武

丞相迺如辟彊計

徐孚遠曰此丞相者未知右丞相陵左丞相平也然陵能持白馬之議以折太后則用辟

彊計者疑曲逆侯也

九月辛丑薨

困學紀聞曰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

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徐廣曰姓馮

金甡曰年表云博成侯馮無擇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丘擊項籍力戰

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按此不足為高祖
功臣特呂澤之功臣耳扞衛呂澤者得封而
代漢王者不錄耶呂后之濫賞愈歎高祖之
遺忠矣

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
金甡曰按此人直以母姓為姓耶年表云高
后元年四月侯呂平元年似其人姓呂然徐
廣不引恐仍是呂字之誤

封呂頦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
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忿為呂成侯及

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私謚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金壯曰按贅其之名似應從年表作勝更始自屬滕侯之名本文偶誤耳否則同時受封者有兩呂更始未必然也　滕侯與贅其皆諸侯相贅其呂后昆弟子滕侯不詳支屬而皆以八年坐呂后事誅則其為同宗可知然贅其不入侯相之例而滕侯不附諸呂之中將以親疏別之耳

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

徐孚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

美人子即後宮所生非必呂氏言懷身而入
宮者非也

太后女弟呂須

辨惑曰先云封呂須為臨光侯不言須之為
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呂須失其次矣

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

辨惑曰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
矣丁公窘高祖彭城西沛公顧曰兩賢豈相
戹哉方言高祖還曰沛公此亦同病也

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

金壯曰按年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張耳陳餘傳云壽為樂昌侯與此同修為信都侯與年表同三處互異

呂滎為祝茲侯

金壯曰按年表祝茲侯呂滎注索隱曰漢書作琅琊松茲侯徐厲注徐廣曰松一作祝蓋以文紀云祝茲侯軍棘門而絳侯世家亦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也徐厲封於高后四年在呂滎前中間未嘗失封則滎不得封于祝茲明矣似應從漢書為是但上年方以劉澤為琅

邪王而榮復為琅邪侯豈琅邪有王國又侯國耶

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

金姓曰按年表有㮚侯召奴以齊相召平子

侯也

所患獨呂産今已誅

史詮曰宋本産下重一産字

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

金姓曰按淮南王母家周陽侯趙兼也兼惡

未甚著聞而其子則酷吏周陽由淮南悍戾

之姓有自來矣

太后家薄氏謹良

徐孚遠曰薄昭後殺漢使者亦不為謹良也

大臣以齊王起兵英氣難測又劉澤怨之故

申代屈齊也

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

愚按文紀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

乃咲謂宋昌曰果如公言則乘六乘傳者如

櫃弓所云時亦不可決非謂備漢朝有變也

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辨惑曰此言代王為天子但以終誅諸呂之

事耳其崩與謚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耶

徐孚遠曰此紀止宜著文帝即位之事崩年謚法未宜載之葢史遷未定之書

孝文本紀第十

史詮曰孝文紀年缺不具無乃有殘篇斷簡之失歟

立為代王

金甡曰按是年帝八歲大臣迎立時二十四歲

其黨寧能專一耶

徐孚遠曰大臣擅命雖足為變然執權者多

不能相下則不敢萌異心也

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

徐孚遠曰遣薄昭見太尉非但察迎立之情亦以自托於大臣也

願請楚王計宜者

金姓曰陰安侯婦人也瑯琊王疏屬也是時楚王最為尊親何乃後之宜帝特舉以為言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瑯琊王澤為燕王

史詮曰從琅邪復齊楚地漢書在元年十二
月
上曰
辯惑曰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
按其文意當以詔字為是
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真德秀曰此詔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書
之本紀太史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
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
也

天下人民未有慊志
日知錄曰與樂毅傳先王以為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慊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吳王於朕兄也

金姓曰按文帝生於高祖四年戊戌吳濞生於始皇三十二年丙戌長帝十二年淮南王生於高祖九年癸卯

請建以為太子

金姓曰按景帝是年十歲即位時三十二歲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子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楊慎曰文帝八男景帝與梁孝王同竇后出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諸姬出也豈得為同姓哉度其意謂天子當以貴族為后宜娶于諸

侯之異姓者如周之齊姜今諸侯皆同姓無
異姓而王者則立后當以太子母為正 日
知錄曰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
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

乃
循從代來功臣
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 漢書作術字

齊
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誤

封
于

鄔
金甡曰按年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鄡索隱
曰漢表作鄔此注誤脫漢字年表文帝元年

封前六年有罪國除享國甚短無從封之說
凡始封某後別封某者年表俱次第詳載注
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從封紀表何並錄其
前封而表直書其以清都失國耶恐郭都鄗
鄗俱以偏傍形似而差如曹畤曹壽曹時之
類清字并不免脫去耳

白以告朕

徐孚遠曰白宜作丐疑字訛也

上曰古之治天下

愚按漢書此詔在五月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
日知錄曰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
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
日知錄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
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
史詮曰漢書作柴武
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
渭北

徐孚遠曰上言遣三將軍軍邉地也不著姓名周舍張武此二將軍屯京師

成侯亦為內史欒布為將軍

史詮曰上為字衍文內史欒布官也按史表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為將軍是也漢書赤下亦無為字一本赤作赫

十七年得玉杯始更為元年

史詮曰漢書十六年秋得玉杯明年改元後元年

祝茲侯軍棘門徐廣曰未作松茲侯姓徐名悍

金甡曰按年表松兹侯徐厲始封厲傳悼文帝七年侯悼元年也棘門之屯文帝後六年事自當是悼為將蓋厲死久矣然周勃世家固明云祝兹侯徐厲軍棘門豈悼嗣侯于文後七年年表脫一後字耶二者必有一誤悼之與悍亦未知孰是

民得賣爵

陳子龍曰此民相買賣而官不與焉然必是所賜虛名若今之散官也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王楙野客叢書曰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
資才千緡耳
皆以此令比率從事
史詮曰率與律同又音數約數也
孝景本紀第十一
擽慤曰大事記史記文章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
則皆不載蓋以為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
史書日錄也詔誥一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
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没之乎此自遷之私
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之才識予未

孜知也　黄氏日抄曰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皆由惻怛之言也景帝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制詔不錄之矣　徐孚遠曰孝景恭儉詔書與文帝相為出入太史遷不載意自有在或云武帝削之亦不削詔書也

表作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亦　係鄖誕生本作後音奚又按漢書功臣十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金姓曰按史表亦作嘉與此互異徐廣不引而引漢表何也表又作武陽并封邑亦不同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

邵泰衢曰星月出入黃道內外至遠不過十度從未有失度上行直至樞辰間者況月之合朔可推食分可定者乎如此則曆紊矣此蓋妖星之似火妖氣映雲之似月者也觀象者訛之也

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為縣

余有丁曰按內史京兆治非為縣云然者以祋祤屬內史耳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史詮曰漢書在春正月

十二月晦日有食之

史詮曰漢書在十一月

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余有丁曰按綰即前六年用中尉封者此複出誤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

史詮曰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蓋十月之朔日食而望月食非食在一日也

十二月晦雷 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國字實所未詳

史銓曰畱古畱字

甲子孝景皇帝崩

金甡曰漢書云二月癸酉葬陽陵按自崩至葬僅十日文帝六月己亥崩乙巳葬七日惠帝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二十四日高祖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二十三日

孝武本紀第十二

魏志王肅傳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凌稚隆曰按衛宏漢舊儀注云

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金甡曰按所謂班書者何書也若是班固漢書豈褚先生以元成間人而能取用之耶　愚按衛宏說本索隱見太史公自序注

少君者故深澤侯

愚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相覈對耳

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韋昭曰黃鍾人姓名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

金姓曰按始皇紀云過黃腄注云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腄縣恐史寬舒是黃腄間人蓋亦海上怪迂之士即後來議祀后土之祠官耳鍾與腄字體小異或傳寫各別只是地名非別有黃鍾其人也年表有鍾侯索隱曰縣屬東萊字亦從金不從月也　愚按封禪書徐廣曰鍾縣黃縣皆在東萊然則鍾郡腄字史寬舒乃東萊黃腄間人不當以為二寬舒後

為祠官

神君最貴者大夫

愚按封禪書言最貴者太一此作大夫疑傳寫之誤大夫爲得云最貴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藝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

日知錄曰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金甡曰按藝說似昭宣時事又曰

三元宜是元朔若元狩則已四元矣不知何以略去

有司與太史公

兩漢刊誤補遺曰草略曰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為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仁傑按顏延之言有三公之公田舍公之公家公之公三公如周召固易見所謂田舍公者以其高年耳吳志云程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是也所謂家公者賈誼云與公併倨是也

韋昭謂楊惲以外孫稱遷為公則是家公之
公虞喜以為主天官晉上公則是三公之公
然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此豈官
屬與外孫之謂耶　金姓曰按太史公之稱
注雖各有異說然自序云談為太史公仕于
建元元封之間則撰其時以考其入此與議
立太時壇者同屬遷文無疑盖凡禱祠大典
談頗有纂黻之功而封禪竟不得與故云發
憤而卒也
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
道將軍印

愚按封禪書無天道將軍四字此有之疑天道即大通傳寫之誤後人不知妄加以此為四金印耳其實合五利將軍為四也下文云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即天士地士大通之解也下天道將軍則刻玉印立白茅上受之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駰按此帝女也云長公主未詳）而

愚按封禪書索隱自有明解諸家註史記都無體例其解宜書釋于封禪書下武帝本紀應闕而不解始為畫一今乃彼此雜出殊為

紛如

禮登中嶽太室

爾雅疏曰按山海經云平石山東五十里曰少室山又東三十里曰泰室山郭註云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之太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以其下各有室焉故謂之室是也

有芝生殿防内中

隸辨曰校官碑董卲字公方按即房字唐公

房碑君字公昉亦作防隷釋云隷云隷法房字其户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據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内防中漢書溝洫志瓠宫其上名曰宣防皆防字傳寫之誤也